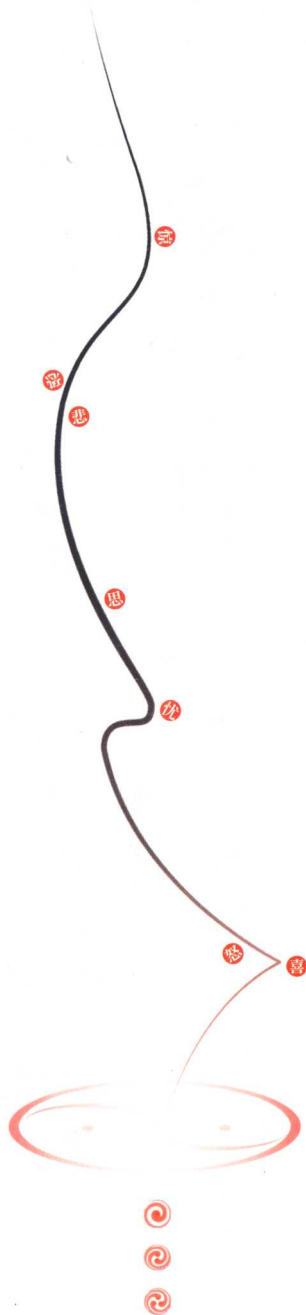


汉
方
小
说

〔日〕中岛玳子 著
Nakajima Taiho
匡匡 译



◇
汉方小说
◇

〔日〕中岛玳子
匡匡
译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方小说/(日)中岛玳子著;匡匡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1

ISBN 978-7-5327-4947-8

I. 汉... II. ①中... ②匡... III. 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5274 号

KANPO SHYOSETU

© 2008 by Taiko Nakajima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8 by SHUEISHA Inc.,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Republic of China arranged by SHUEISHA Inc.

through the DML Inc.

本作品中文简体字版由株式会社集英社通过株式会社 DML 授权中国上海译文出版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地区、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除外)独家出版发行。

汉方小说

漢方小説

[日]中岛玳子 著

匡匡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于婧

装帧设计 颜禾

图字: 09-2009-560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5 插页 5 字数 58,000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4947-8/I·2773

定价: 20.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0571-85155604

目录

一 医生 No. 5	1
二 诊断	25
三 病名	53
四 身体	79
五 我的主题	103
六 七情	131
七 秘密药草园	155
参考文献	171

一 医生 No.5

我是平生第一次听到，那早已熟悉的救护车警笛声为自己而鸣。那声音似乎自远处怦然点亮一般，沸声骤起，而后呈一直线向此处弛来，最终顿止在高音的最高处。我穿一身从自家错拿过来的老爸的睡衣，屁股对准玄关倒地不起，UNIQLO 牌的内裤露在外面——不错，我当时形容落拓、狼狈，可情状危急，哪里还顾得了这些。

公寓外楼梯传来的脚步声呈杂乱复数，顶一头睡歪乱发的房东先生，和三位身着淡青色救护衣的急救队员一起进来了。

“哪里出了问题？自己能讲吗？”

我已变身作一只发癫的电动公牛，就是通常放在酒吧里供客人们假扮牛仔、玩练骑术的那种。肉身突如其

来地暴乱，在将近一小时里，我被自己驱策的振动而轧掀弄，眼看机器的转速还在攀升，恨不能干脆从这头狂牛背上颠落，摔下地算了。无奈“骑牛难下”，只因骑着的和疯了的，都是自己。鉴于无人能够领会我到底胡言乱语些什么，房东先生代替我通名报姓。我抬手指向水池上方那瓶从附近综合医院开来的胃药，试图教他们了解，自己就是在喝了那玩意儿之后，才开始摇成这副德性的。可惜手指在空中全无重点，擅自打着强弱弱的四三拍，倒引得急救队员们纷纷扭头去瞧那些热水瓶、挂历、荧光灯什么的。终于，有个队员发现了那瓶胃药，并抄下瓶身说明。接着，我便由这些比自己个头还低些的男人们“嗨哟”一声从地板上架起，提线木偶般，借着他力下楼，而后被搁上担架。急救队员将我身体放平，给我搭上来一块沉甸甸的黄色毛毯。凑上脸颊时，我闻到一股让人肃然起敬的呕吐物的残香。至于那气味到底是今日之产物，还是历史沉积而来，放在此时此刻，也就顾不得许多了，我只感激那毛毯暖人的温度。本以为

房东先生会伴我一起坐上这趟救护车，却见他挥手目送：“放心啊，会帮你把房门锁好……”救护车尾部的铁门合拢，而后是一个有如火箭发射前夕的、等待的间歇。

“嗯——三十一岁，女性。”驾驶席上的急救队员向无线对讲机的另一端报告。看来我被送回之前那家开给我胃药的综合医院已成定局，亦理所当然。警笛声再次为我鸣起。只是这次，我已变作那个躺在白色毛玻璃里面的人。“胃里从什么时候，怎样开始不舒服的？”为我量血压的急救队员问道。

自两周前去了那趟六本木起就开始了。确切地讲，我曾经交往过的一个多年不见的男人从北海道跑来，提出要逛逛六本木之丘^①，我就带了他去。偏巧运气很坏地遇上基努·里维斯也在那里大秀真身。我带去的这个男人明明前一刻还奋勇钻入围观人群，尽情拔长手臂，高举手机向着大帅哥狂拍，后一刻却突然告急，对人潮

① Roppongi Hills，东京六本木地标性建筑，超大型豪华商务、娱乐、文化和住宅楼群。

产生眩晕缺氧反应，跌坐绿化植物丛中，面朝一尊雕像，气急败坏地念念有词。没办法，我只得领他出去，在六本木的背街地段，找一家闲得几乎异常的居酒屋进去，点了一客招牌乌冬面。端上来时，发现面里掺着少许牡蛎，落肚后，我的胃便开始不适。

需要补充的是，我本该发现，当时早已过了食用牡蛎最新鲜安全的季节。却因为男友说他即将在下个月与当地中学时代的某位女同学结婚，我闻讯仓惶地哧溜将牡蛎囫圇吞下肚了。其实，事到如今，我也很难想象出一个甘愿去跟这种男人结婚的自己。但当时的我，老实说吧，只觉得两个字：完了。我，就是急救队员口中那个“嗯——三十一岁，女性”的我，遑论结婚了吧，眼下就是连个交往的对象也没有。好歹几年前，这名前男友还曾向我求过婚。换作别人，能在这样的关头撑住一张脸，强作镇定说出恭喜呀之类的客套话，倒还算并无大碍。而我，只死死盯住贴在他背后墙上的一张菜单——

初鲉^①浇汁薄片七百五十元，直至走出店门止，竟默念了三百万遍。因此买单时，我脱口招呼店员：“买鲉。”

我跟前男友在地铁检票口道别。他神色满足，我则在大江户线拥挤的电车当中一人落单。一想到如今全车厢乘客只怕除我之外，都是所谓有着有落的已婚人士了，便不由地恐惧起来，突然间觉得腹部胀痛。莫非是那点牡蛎吃坏了事？可吐也不吐，泻又不泻，只一团牡蛎横梗腹中。从那以来，胃便停了工，再吃什么皆纹丝不动。

此刻，面对着急救队员，该怎样把这经纬细说从头？我默想不语。对方也好像勘透我心思似的：“实在难受的话，不用勉强说也可以。”

救护车的制动装置很灵敏，刹车每每踩下，担架便向着前进方向移动。我感受着车子的每道转弯，在心里描画着从公寓到医院的路线，但依然无法确知目前行驶的具体位置。

^① 指初夏最早上市的鲉鱼。

怔忡望着那些被缓冲材料包裹的医疗器具跟车内设备，我忽有所思。看看夹在指尖的血压计，咦，抽搐停止了。此刻，全身连颤也不打一个，只剩下呼吸声波澜不惊、平稳有致地起伏，与平日的我全无异样，方才的骚乱竟像是场谎言。

我瞥了一眼正在查看血压计数值的急救队员。不再抽搐了是让人有那么点安心，不过，与之伴随的，却是突然的一股不自信。我忐忑着，拼命搜罗今天乘上这辆救护车的必要性，把一线希望押注在急救队员正在读取的血压和体温值上。看情形，即使夸张估计，那数值也不够享受被三名大男人搬上救护车的待遇。最后，我甚至考虑要不要动用演技，假装再弹腾几下，但顾忌到对方几位都是专业人士，便索性老老实实禀告症状消除了。“是吗？没事就好啊。”急救队员温暖体恤的回答，愈发叫我羞愧难当。我非常愿意建议说：就请放我在路边，由本人自己打车回家，而各位则掉头去拯救那些病情更危急的患者吧，诸如什么年糕卡住喉咙的那种。可救护

车却无视信号灯，依旧向前疾驰。

就在救护车事件一个月之后，我来到这家小诊所。位置在离 JR^①、私营铁道以及路面电车错综交会的车站稍走几步的地方。这种小诊所，入口处往往摆放几双拖鞋，前来看病的人在玄关处啪嗒啪嗒换鞋，给人一种久违的亲切感。推开玻璃门跨进去的瞬间，闻到的不是让孩童们惊恐的、刺鼻的消毒水气味，而是独有的柔和淡香。距下午的门诊开始尚有一段时间。我坐等着叫号。候诊室窗外的遮阳篷放了下来，室内泛着恍惚而静谧的白光。等候门诊的，除我之外，还有一位老爹。我坐在塑胶长椅上，盯着手中健康保险证的封套，其上委婉写道：敬请注意，频繁转院会耽误病情，使您无法接受持续有效的治疗。若将以上文字翻译成浅显易懂的日语，意思就是：至于国民健康之类，我们既不关心更无所谓。

① Japan Railway，日本铁路。

总而言之，您最好少浪费国家医疗福利资金。

自那以后，我陆续辗转几家医院，前后接受过四名医生的诊断。

被救护车拉往综合医院急诊科那晚，负责夜班值勤的，是一名年轻男医。时值凌晨两点，他依然精神抖擞、动作敏捷地迎来，一头亮发被摩丝精心打造，光可鉴人。这位医生对我的抽搐直接表示了质疑，指出那瓶胃药充其量不过能够助消化，其药效绝不足以引发全身的痉挛。不过，比起他的这番结论，更叫我操心的，其实是从他交握于身前的两只手腕下露出来的一本厚厚的册子，名曰《急救医学指南》。当初在书店买书的时候，怎么竟不顺便交待店员，包上书皮打个掩护呢？不过，好吧，我没什么资格指责他人。现在，自己好端端地挺在医院里，实力绝对与他有的拼，活活一个神叨叨的脑残患者。大便颜色发黑吗？有没有奇怪的头疼？男医把举凡想到的所有问题，依次询问完毕。“没有……其实倒是……不

如说……”我也乖乖配合着，逐个作答。两名脑残的对话渐次零星，归于沉默。他眼神胶着在我脸上，好一会儿，才侧头转转脖梗，沉吟道：“到底什么问题呢……真不知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本人也是从小被如此教导过来的，而对格言真理勇于实践的他，确乎比我来得坦白。况且，我再废话也只会愈描愈黑，留下更多不利“罪证”，还是暂且退场走为上策。我身穿一身裤长较短的男式睡衣，脚踩球鞋鞋帮，形象邋遛地在医院的环形路前拦下一辆出租车打道回府了。司机太好心，见状还要提醒我：“小姐，注意不要感冒啊。”

那家综合医院，我已死心断念，不肯再回。决定换家大学附属医院从头再来。我百无聊赖地坐在候诊大厅的电视机前，看完一出早间连续剧，又因为喜欢园艺抄下了一条有关薰衣草栽培方法的小窍门，还看了部内战题材的纪录片重播。心绪愈发黯然，而后发现方才播过的那出电视剧又到了重播时间。正思忖着，是不是这就

回家去算了，忽听得窗口叫出我的名字来，这才恍然记起此刻自己身在医院。那完全是一次预料之中的“三分钟诊断”。在这三分钟里，由我主诉病情病症的时间合计两分十秒。医生听我讲到救护车那一段时，眉头一挑：“你常叫救护车吗？”话里有话，意味深长。花七千大洋的诊断，结果下来叫做：无病。看来下次必定介绍我转至心理科。这家医院亦不能再来。

接着，我决定到住在邻市的父母常去的那家诊所碰碰运气。医生面相四十朝上，却染了黄发打着耳钉，一问之下，据说业余还在玩乐队。我与他聊起八十年代重金属乐队的话题，一时忘形谈到兴起。因为两人都想不起当年在演唱会现场从舞台上往下扔圣经的乐队^①叫什么名字，所以大大延长了诊疗时间。可惜，最后的诊断结果却是：感冒。耳钉医生说，这药管用，随即给我开出一堆抗生素和强力胃药来。

^① 乐队名为 Stryper，是基督教摇滚的先驱者，活跃于一九八〇年代。

也许是无故叫车遭到报应，我的症状在此期间愈加恶化。固态食物已从食谱上消失，温性流食若不小心翼翼地细吞慢咽，胃里便立刻扑通扑通闹腾起来。被证实的还有，吞下冷食、咖啡、辛辣调料等刺激性食物后，悸动就会达到高潮，既而进入颠狂状态。至于搞到被搬上救护车，则说明用冷水服食胃药是全然错误的。更糟的是，睡觉时每当即将沉入梦境的那一瞬间，心脏总会咣当一声如遭重锤击落，随后又倏而飙起，状似突发的心肌梗塞。如此反反复复，难以成眠。好容易刚觉得有一两个时辰的浅眠，却又为自己烧灼的体温惊醒。全身毛孔扩张、热汗淋漓，量一量其实才不过一点低烧而已。

如此不在工作状态的时候，偏又被制作公司催稿，平日里宽松散漫的公司，专拣这会儿来取我性命。于是乎心想，索性就是开些安眠药来吃吃也好，从公寓的窗子望出去，见有家养老福利机构附设的诊所，便去了。从大厅来到室内，发现入居者的门诊已在上午结束，诊所里空空无人。很快被叫了号，正要进诊室时，眼光无

意间落在墙上悬挂的一张主任医师行医执照上，上面注明了获取日期仅在三个月以前。看来这家养老院的入院周转率实在可怜，这必定是绞尽脑汁的经营者使出的最后一点小小手段。我心下稍微有些动摇，稀里糊涂忘记敲门便径自拉门欲入，却见那位菜鸟医生大人，正伏案睡得酣畅。我于是慌忙退后，将门拉拢，在外面小候少时，然后再重新敲两下进去。这次我避免冗长陈述，直接递上那份大学附属医院判决无病的检查单据复印件，简明扼要地一句话概括：睡不着，想睡觉。那医生看起来比我还要多愁多病，在开了点轻度安眠药之后，又给我添上一剂中药，并劝告我转去妇科或心理科看看。听口气倒是他本人实在想去。

“嘎嘎……嗯——三十一岁，女性。嘎嘎……检查结果，无病。即将转送妇科或心理科。嘎嘎……”

我以手机模拟对讲机，扮急救队员模样，一面学着电流器叫的声音和当时的对话，一面有气无力地沿菜田边小径走回家去。菜田间的山芋叶洋溢着蓬勃生命力，一直蔓

延到路面，作势要吸走我体内残存的最后一口精气。

所有的医院都说我没病。我强调起胃部的不适，形容是一种怦怦的跳痛，却往往换来医生们诧异不解的神色——怦怦跳的是心，胃哪里会怦怦跳的？仿佛这一切全是我自己的幻觉，是捏造，是想象。我醒悟了，大致上凡年过三十岁的女性，坐在那里病恹恹、唠唠叨叨地诉说这儿痛那儿痒之时，医生们大都一副怎么又来了的嫌弃表情，实际上并没太当回事。事实上，在大学附属医院，排在我前面进诊室的女孩子二十二三岁的模样，气色红润，裸露的手臂润泽亮滑，却享受了较我更长时间的诊治。而对于三十多岁的女性，举起听诊器听个诊，已构成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待遇之悬殊，有如天壤之别……慢着。我停步，捧头，站定。典型的被害妄想……这本身何尝不是病？那么医生们兜着圈、绕着弯、变着法地，莫非就想让我明白一个事实：我是身上没病心里有病？四位医生的共通点是，问诊的最后都会问我同一问题：“最近有没有什么事，让你觉得特别有压力？”